

庸書



庸書序

舉一事之得失利病竅導而理解可與言政矣而未足以言全局之得失利病也舉全局之得失利病竅導而理解可謂知政矣而未足以言中外之得失利病也舉中外之得失利病竅導而理解可謂明政矣而未足以言古今之得失利病也知全局之得失利病然後可以知中外知中外之得失利病然後可以知古今知古今之得失利病然後可以言全局之得失利病也綜全局衡中外閱古今然而言政者可以施於政天下之說曰今日之病在尙文文敝誠是也今日之病在輕藝工楷誠是也今日之病在薄商貨滯誠是也今日之病在乏財國匱誠是也今日之病在廢武兵弛誠是也今日卽去文貴藝厚商務財重武富强立效天下之角當强者日以心鬪而未始有涯則見以爲能綜全局者猶拾契而數齒也未能權夫中外者也天下之說進而曰今日之病在網密而法遁則議更其苛細在官冗而祿薄則議均其食事在學膚而舉濫則議變其選仕在上蔽而下壅則議通其復逆今日卽更律法釐官制興學校行議院整

齊立效富強易使知治本矣顧更律法釐官制興學校行議院不於先王取法則必以外域爲師外域之治果勝於先王之法卽師外域無傷也先王之法而包舉乎外域數典而忘其祖則何爲哉師外域而不害先王之政無傷也害先王之政妨聖人之教以忘中國之本則又何爲哉知中外而不通古今者其猶今日適越而昔來也今中國之泯勢事墮於冥冥而相遁以貌飾誠不可自誣爲中國之故矣鏡於四海而利弊較然則知所以自治顧育仁常從使泰西觀其政利導整齊而俗乃鄙倍夫鄙倍者戎索之舊未進於文明而其治整齊者得先王立政之意焉不如諸夏之亡矣稱先王爲世誥以爲迂闊遠於事則鏡於四海鏡於四海而有得有失則莫若考諸先王中國數千年之基開務於堯舜集成於孔子先王之政備於孔子之書爲萬世制作秦廢先王之道愚黔首以便法吏漢雖稍復經術而政規已定博士依違莫敢正駁六經治世之大律遷流爲文詞帖括無所用習其書而亡其意學術益鹵莽滅裂及其從政舍經術而學於吏胥在上者察其果無所能則棄士流而專用市儈益馳騖乎外不

敬於內徒以收海關爲富國治船械爲強兵一若舍是則國無所事庸詎知不
修其內則國無與立乎而卑論儕俗之流方且專已守殘刀護積弊天下啾啾
相譁以無人才曾不知外患之來由於內政人才之乏由於學衰夫立學取士
用人行政其事同塗而不可離離則芒亂無所嚮賢否相亂而世無是非是非
亂而國無刑賞刑賞不施官政廢弛而野無教養然則不必言洋務也言治內
而已夫治內者舍孔子之言先王之政又安歸乎今立學取士以孔子先王之
道爲名而用人行政乃不以此考其實則何爲哉陳亮農部湛深經世之學
既稽於古知其本源久直樞垣明當世之事周咨博采備歷沿海大埠至香港
澳門又旁考西書全於輶軒譯語鏡機甄微感念時變乃探綜古今中外全局
發憤著庸書內外百篇言綜名實故以名實篇託首其於審官牧民興學理財
平律治兵籌邊反覆於古今盛衰之故中外名實之科治亂之條實備矣而於
風化治本尤欽欽致意焉始以自強終以聖道自強之言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器爲道之粗跡先士遺意之所存經秦政之酷烈漸滅而遷

流於外域天將以器還中國而以道行泰西表裏精粗交易而退聖道之言曰
宜及此時上下同心修明學校博采泰西制器尙象之理強兵富國之原使天
下萬世不得議其迂疏而寡效夫孔子之書言政者過半矣周官治內春秋治
外先富而後教由兵而反禮則何者不備豈果迂疏而寡效哉後世欲任私智
背先王歷朝之效亦可觀又鑒於今矣然則舍孔子何法舍六經何嚮善乎自
敘引蘇軾之言曰謀國者定所嚮定所嚮而得失之辨明天安有築室而道謀
一闢之市而不勝異議者哉外患之與內憂恆相因而相積不必言外交也言
內治而已明政刑興教養理財治兵今固有其名也而未始有其實也言內治
者亦審名實而已審名實之實亦用人而已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聖人之所
以審名實而熙庶績也故百篇言治者備而以名實爲樞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紊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旨在斯乎未有不通爲一而足以言
治者也儻能早見施行舉而措之與天下更始羣策羣力相與軫國步之艱而
消忿呶之厲庶有廖乎光緒二十二年夏四月宋育仁謹敘

庸書內篇卷上目次

名實

白強

四維

考績

例案

停捐

養廉

行取

鄉官

翰林

教養

水利

渠樹

和糴

蠶桑

農政

釐金

學校

太學

書院

淫祀

章服

三品

河防

海口

康書內篇卷下目次

圖籍

額兵

勇營

邊防

龍江

奉吉

朝鮮

東海

屯田

金山

新疆

河源

青海

西藏

三省

蒙古

暹羅

臺灣

八旗

三署

胥役

煙稅

倉儲

保甲

名器

庸書內篇卷上

名實

國家之興二百八十有餘載矣法日改而日精綱日張而日密文日積而日繁
內外官吏營私執弊之方亦日終而日巧祖宗之典制非不善也所承奉而操
持之者非不詳且明也然而大姦巨蠹規避遷就貌爲奉公守法者無以禁之
矣庸懦鄙夫旅進旅退竊祿保位雖無功而亦若無過者無以督之矣今日海
禁大開時移勢易一切因循苟且之行先朝所未有拘牽窒闕而不能行者無
以調之矣當此之時主於守舊者深閉固拒尊己而抑人事變既來茫昧昏蒙
束手無措主於維新者不深察中國之人情與國家創制顯庸之本意又張皇
震訝欲一切舍己而從之其意似皆是也而皆非也守舊不能圖新不可乃習
爲粉飾太平之說遲延倫安旦夕任外人之凌侮腴削而付之不見不聞
上下相蒙內外相避養癰貽患移禍後人寇敵在門歸之氣數此諸臣容容竊
位自私自便者之所爲而國家何賴焉而天時人事何裨焉然則何以待之亦

惟綜覈名實而已矣。法之宜守者，慎守之；實課以守法之效，毋庸見異而遷也。法之當變者，力變之；實責以變法之功，毋俟後時而悔也。迂疏之議論，試以臨事而必窮，夸誕之文辭，驗之當幾而立，遁不飾詞以欺世，不違衆以徇人，不朝令而夕更，不避難而就易，天有非常之變，必生非常之才，變不虛生，才不世出，苟能先幾燭照，羅而致之，策而用之，假以歲時，專其責任，毋恤細過，毋動浮言，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運以精心，持以定力，以宏大業，以奠丕基，內政既修，外憂自息矣。惟是人情終不會功，未有不思遠害者，縱不競於榮利，未有甘蹈危亡者，所患者文法拘牽，是非淆雜，致賢者實心任事，日在荊天棘地之中，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安坐徐行，而媒孽其短，則勞臣氣沮，志士心灰，欲求國勢之不卑，人材之不敝，民情之不離，且叛也，其可得乎？醯醢而蠲取焉，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牛之憑城之狐，虛堂之雀，其不足與謀大事也久矣。故得人則治，得人而不能盡其才，則仍不能治。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重賞以勸功，明罰以設罪，俾天下曉然於意向之所在，懸一格以爲招，而後風化可開，治

平可致內憂外患不足平也

自強

白黃帝以來重賢累聖文章功業震古鑠今至於秦天下之禍亟矣先王之典章制度經秦秋戰國之亂而大半凌夷及秦政併兼鞅斯變法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乃一切蕲滅淨盡而百無一存天惻然閔之於其閒生一孔子憲章祖述刪詩書定禮樂表綱常名教之大以維天道正人心然名物象數之繁器也而道亦寓焉中國大亂抱器者無所容轉徙而之西域彼羅馬列國漢書之所謂大秦者乃於秦漢之際崛起於蔥嶺之西得先王之緒餘而已足縱橫四海矣閱二千載久假焉而不能不歸也第水陸程途逾數萬里瞻絕而無由自通天乃益資彼以火器電報火輪舟車長驅以入中國中國弗能禁也天禍中國歟實福中國也天厭中國歟實愛中國也譬我有奇寶焉遺之道路拾遺者祇而不出亦人之常情耳今彼日餌我以言日挾我以勢若惟恐我之不受然者我之却之也愈堅彼之欲歸我也愈甚物各有主天實爲之彼雖欲自私自秘焉

而有所不得也我而終拒之是逆天也逆天者不祥莫大焉君子觀於此而中國之當變不當變者從可識矣形而上者謂之道修道之謂教白黃帝孔子而來至於今未嘗廢也是天人之極致性命之大原亙千萬世而無容或變者也耶蘇何人天主何教乃欲以彼易此乎形而下者者謂之器是道之粗跡先王遺意之所存經秦政之酷烈熏爍而漂流於西域者天將以畀還中國而以道行泰西表裏精粗交易而退人情之所便天意之所開雖聖人復生其能拂人情違天意而冥行獨往傲然其不顧哉故知彼物之本屬乎我則無庸顯立異同知西法之本出乎中則無俟概行拒絕然而受之則富否則貧得之則強否則弱者何也曰天也爲迂遠空疏之論者不知彼不知己不知今不知古不知人不知天囂囂然曰我大國也彼小國也我中國也彼外國也不觀於東南諸國之已事乎緬甸越南琉球不變者也其亡不旋踵焉日本變法者也而至今存焉強且富焉暹羅朝鮮欲變而未變者也其勢岌岌然如不終日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空談無補實喪易危霸術之終王道之始君子不觀之今而觀之古

不求之人而求之天知幾其神殷憂啓 聖而一切瞞下書生之議論皆可息矣

四維

管子四維之說以治 言之禮義廉恥是已茲之所謂四維者則以形勢言之東三省朝鮮東北之維也臺灣東南之維瓊州廣西雲南西藏西南之維也甘肅新疆青海阿爾泰山西北之維也此四者爲天之四樞地之四隅贅之四足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取之則利棄之則害保之則存忽之則亡自有可耕之田自有可興之利自有可憑之險自有可用之兵天生之地成之以奠我中國於苞桑磐石者也蓋今日之大患在俄蠶食鯨吞鷹瞵虎視其新舊所得之屬地既絡西藏包伊犁內外蒙古以達朝鮮矣西伯利亞鐵路功成而我東北西北之邊防將無寧日英吞緬甸法併越南印度既久屬他人暹羅亦斷難自立西南一面與我接壤者亦萬里而遙至東南臺灣之一隅則通商萬國之所垂涎而窺伺者也今之謀國者亦知之矣東三省練兵仿內地設立郡縣矣朝鮮派

員爲之經理商務矣臺灣及新疆則改設省會戍以重兵矣瓊州則戡黎通道矣廣西雲南西藏則設關置吏潤商而滇南與黑龍江且設專員興礦務矣籌饟練兵設險守國非孜孜然汲汲然冀以固我疆圉防人侵軼也然而計有所不定力有所不專似密而實疏似張而實弛似勤而實懈或乃厚彼而薄此是昔而非今爲迂闊之論者譏其虛中而實濫也持調停之說者侈言重內而輕外也諸夷環伺力敵勢均卽守之有方待之有法猶慮其協以謀我奔命不遑必將審彼之利害以攜其交化我之畛域以聯其氣而況重關疊險非旦夕所能奏功轉餉徵兵非賢智無由善後乎苟侈然自以爲無患他日情見勢屈四維者或失其一焉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有所必爭而後強鄰不能屈心有所專注而後異議不能撓四維者均重也均要也而察彼之情僞審我之後先則東北之維尤重之重要之要也俄人國勢等於暴秦然黑海一隅屢爲英擯其忍辱負重過之或者拘眉睫之妄論執餌我之甘言而曰萬里之疆圉無憂百歲之邦交可恃也人以我爲婦孺而愚之我亦自居於婦孺而信之可

謂智乎明知其不可恃而粉飾因循冀倖於己身之不及見而不計後患之有無金甌之缺否也可謂忠乎不忠不智徒騰口說以獎惑上下之聽聞斯聖王之所不宥也

還守四維之說篇幅過長散見以下各則

考績

京察大計之典仿虞庭之三載考績周官之六計上廉主於厲賢能警貪墨黜昏庸其法非不良也用意非不美也每屆所舉者大率奔走勤勞循資按格雖無大過實渺寸功甚則屬託瞻徇不以爲怪京員盼得外放之路外任倚爲升擢之階其考語則以七八字模糊景響之辭以免駁詰曰必如是而後簡且括也夫六曹案牘積累如山一事之出入至微辯難往還至數十而未止而獨於國家鉅典人材進退之所關乃獨惡其繁務爲至簡之文以蒙上下之觀聽此何爲者也其所劾者京員則一二老病之輩外官則三五微末之員亦括以數言了不著其不謹不職之實蹟猶幸更興而後有助保密保以勵賢才有年終密考到任隨時甄別之文以警不肖而京察如故外官之大計幾若贅旒焉此

何爲者也夫莠稗不去則嘉禾不蕃賞罰不明則人才不奮不明著其賢否功罪之實蹟則視聽不肅而趨嚮不專京員之趨公勤慎者祇可謂之無過也必有明敏練達之才足以紀綱庶務識大體定新章清積弊者而後可入剡章也劣蹟昭著者劾之雖未有劣蹟從不入罪辦公及庸懦篤老無能者均令回籍候選而京曹之濫竽者少矣外吏之折獄催科無枉無誤僅得謂之無過也必有教民養民之實政興大利除大害吏畏民懷者而後可登薦牘也貪虐無理者劾之歷時已久無所短長或老邁昏庸者亦令開缺回籍候選而仕途之竊位者稀矣考語之下必臚舉其功罪之實毋厭繁重毋憚詳明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然後愛憎無所容天下曉然於是非去就之間而薄海之人心一振至於京察之一等大計之卓異毋拘額數惟在得人旣已得之則簡放升遷勿稽歲月京察之四等大計之六法苟其應劾毋許徇私寬厚以要名實比周以事上也其罪均也罰罪勸功循名責實以京察大計爲之主佐以密考保舉甄別嘉獎四端而後仕路可清人才可出也夫用人爲行政之本而吏部爲用人之樞

既已限以年資拘以格式籠天下智愚賢不肖於掣籤按輪之中獨此京察大計考績興賢猶有古人遺意而亦循章按例故事奉行用之既不考其真課之又不求其實何怪貪庸塞路豪傑灰心敵伺於門民輕其上成一疲弊疴羸之世宙而不可救藥也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在一轉移間而已矣

例案

則例者治之具也所以綱紀萬事整齊而約束之以措一世於治平者也有案焉則理有所未安情有所未協事與勢有所不同諸臣審量其間隨時斟酌奏定遵行者也本朝聖神相繼有明舊制損益折衷闕者補之冗者刪之空虛者去之既精既詳既明既備然法一成而不變事百出而不窮國家承平將三百載六曹積牘充棟汗牛則例一也而案之歧出者少或二三多且什百焉曹司迫隘無地可容黠吏乃擇其出入之大者攜而歸之籍而記之篋而藏之雖才俊之士白首爲郎不能舉某例之外尙有若干成案也司員如傳舍書吏無去來一事也例應駁書吏受賄無難覓一可准之案以賣之一事也例應准書